

世界音乐大师传记译丛



SHUBOTE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舒伯特

(德) 弗里德里希·迪克曼著
孙劲松 译

SHIJIYINYUEDASHIZHIZHUANJUYICONG

责任编辑: 高子如.

装帧设计: 郭运娟



• 舒伯特

——(德国) 弗里德里希·迪克曼著

钢琴诗人——肖邦

——(瑞士) 吉·德·布塔莱斯著

李斯特传

——(瑞士) 吉·德·布塔莱斯著

勃拉姆斯

——(德国) 约翰纳斯·弗尔纳尔著

莫扎特

——(德国) 多罗席·雷昂哈特著

ISBN 7-5043-3469-3



9 787504 334695 >

ISBN 7-5043-3469-3/K · 87

定价: 16.00元

舒伯特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舒伯特/(德)迪克曼著:孙劲松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5

(世界音乐大师传记译丛)

ISBN 7-5043-3469-3

I. 舒… II. ①迪… ②孙… III. 舒伯特, E.P.
(1797~1828)-传记 IV. K835.21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07653 号

舒 伯 特

译者:	孙劲松
责任编辑:	高子如
装帧设计:	郭运娟
责任校对:	谭 霞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66093580 66093583
社 址:	北京复外大街2号(邮政编码 100866)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地矿部保定地质工程勘察院美术胶印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180(千)字
印 张:	8.875
版 次:	2000年5月第1版 2000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43-3469-3/K·87
定 价:	1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这部描写舒伯特生平的书不是编年史，而是通过舒伯特的形象展示了 19 世纪初叶维也纳精神世界的天才群体。舒伯特是这个群体中的佼佼者。

译自 因萨尔出版社法兰克福（美因河畔）和莱比锡
1996 年第 1 版。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

出版者的话

走近 舒伯特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的音乐之都维也纳处于世界史上一个大放异彩的艺术时期。弗兰茨·舒伯特 (Franz Schubert: 1797~1828) 出现在这个时代的后期, 他以新的浪漫主义意识继承了古典艺术。本书作者弗里德里希·迪克曼认为, 贝多芬和约翰·施特劳斯在维也纳, 在维也纳的歌剧院和它的整个音乐艺术发展过程中占据重要位置, 而就在这样一个城市里, 舒伯特的艺术仍“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而且任何人都做不到, 只有他做到了: 保持并继续了他的艺术生命力。这种生命力表现为它逐渐成为把高雅艺术和实用艺术、把先锋派音乐和传统音乐结合起来的桥梁, 在后来的机器时代甚至被称作为精英音乐和大众音乐”。

在 1980 年就已经写完了的第一章里, 作者更多地着墨于舒伯特的那个已经建立了维也纳议会和签定了卡尔斯巴特条约的家乡——奥地利。作者还以犀利的笔触描绘了舒伯特作为君主专制的叛逆者, 在这个音乐和警察国家里生活的真实情况。在第二章里, 作者提供了舒伯特的很多画像, 这些

画像不是出自后来的画家，而都是由当时的著名画家绘制的，因为舒伯特有很多画家朋友，作者对这些画像作了详尽的说明。在后面几章里，作者为我们讲述了一个音乐家的工作和生活，在当时的音乐圈子里，舒伯特几乎是惟一靠自己的音乐作品维持生活的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舒伯特的一生和作品也充分放射出一个天才的光芒。

这部书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人物传记。作者采用了另外的手法去贴近作曲家，从“爱情和痛苦”两个侧面向我们展示了作曲家的一生。幸福和悲伤，这两大主题构成了舒伯特的全部作品，但是，通过这两大主题，舒伯特首先向我们证实了的，是他的作品的艺术价值。被作者称为“人类声音的百科全书”的歌曲作品，则显示出舒伯特创造了艺术歌曲的所有类型，并使歌曲的演唱艺术达到了现代水准。作者以音乐作品和人物形象，给我们绘制了一幅真实的舒伯特肖像。

作者弗里德里希·迪克曼：生于1937年，1972~1976年在柏林乐团任舞台监督；1989~1990年任柏林科学院研究员。他是萨克森艺术院和德国语言、诗歌研究院的会员。1985年他已经出版了一部研究舒伯特晚期歌剧的书。



目 录

第一章	作曲家的故乡	(1)
	走进这个国家	(1)
	专制制度	(10)
	中心	(19)
	葡萄酒之乡	(27)
	教区首府	(31)
	国王	(38)
	庞大的机器	(44)
	艺术的力量	(53)
第二章	作曲家的外表和肖像	(63)
	霍德里希的磨房	(63)
	三个古尔盾	(65)
	新工具	(69)
	五月的一个雨天	(71)
	人物刻画	(76)

变形的画像	(85)
两架钢琴和一次郊游	(89)
蔡斯马车	(94)
字谜游戏	(98)
朋友圈	(107)
约瑟夫·特切尔和一个陌生人	(116)
施温特的回忆	(120)
 第三章 论天才，作曲家谱曲的几首歌	 (125)
一个概念的产生	(125)
这位先生在梦中存在	(131)
一首歌词的来历	(139)
乐曲的产生	(144)
米格诺的声音形象	(152)
 第四章 作曲家写完长诗并拒绝善意的建议	 (163)
分析“流浪者”	(163)
自我克制	(169)
固定低音	(178)
 第五章 一个梦想和一场歌剧都即将实现，	
作曲家创作更多的诗歌	(183)
欢快明亮的节奏	(183)
一个梦	(189)
危机	(193)

激励	(197)
第六章 论伟大和非凡，深夜谈话和两位 几乎陌生的夫人	(208)
作品的存在	(208)
深夜谈话	(217)
一幅挂在墙上的姑娘的画像	(225)
魔力般的非凡	(238)
遗传学	(242)
告别世界的作品	(249)
附录 舒伯特生平和作品大事记	(256)

F

第一章

作曲家的故乡

走进这个国家

我们曾向叛逆者和幸存者请教关于这个国家和这个时代的情况；当地居民对此缄口不言。问题在于，弗兰茨时代是在君主制之后，就像人们说腓特烈或者约瑟夫时代一样。弗兰茨二世具有精神和人格、活力和天资方面的优点，弗兰茨一世的特点则在其执政时期变来变去。一个时代为了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标志需要天才吗？权力，以及与权力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当然也属于时代本身的那些特征能够完整地展示出那个时代吗？并且，这些权力的影响能够持续十年以上吗？一个针对个人的、现存的权力机构根本不具备这种能力；它需要的是一种冷漠的、坚韧的力量。海涅曾经抱怨这种命运安排，即温宁顿因打败了拿破仑而成为一个英雄，他说这是一场傻瓜赢了天才的胜利。他更愿意把这次胜利说成是一般的胜利。而对于弗兰茨二世，他在1806年由于拿破仑的占领而失去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宝座，并已于两年前成为一个奥地利自己的，新的皇帝。出于大家可以理解的原因，海涅对此未加评论。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有说服力的例

子：就像一个人用蛮勇和恐吓、狂妄和阴险而成为他那个时代的统治者，他的同时代人和后人会永远认为，他是一个历史伟人的化身。

海涅只是到了后来才对统治者进行评论，因为当时他不仅要小心他的评论文章被人抓住什么，还要顾及他那个在哈布斯堡王朝军队里任现役军官的兄弟的态度。海涅在他到巴黎流亡之前才在一个集子里公开发表这个评论。评论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不可名状的隐喻。比如他在“旅游图片”的第三部分中对因斯布鲁特宫廷教堂的描写：一对英国夫妇手里拿着导游图，仔细观看着一幅青铜制作的侯爵雕塑像。但是，他把男的穿上了女服，把女的穿上了男服。而更可笑的是这种幼稚的做法，即读者在书的结尾才看到编者对此所做的解释。编者是哈布斯堡的鲁道夫，当他看见两个英国人无可奈何地穿着女服时，便解释说：“我，愿意用我的学识对此进行补充说明。顺便说一下，很有可能这类服饰是当时流行的习惯，也许是贵族们的某种特别的喜好，以防止被什么东西撒到身上。就是现在的皇帝突发奇想，穿上束腰的大摆裙，或者戴上尿布，谁又能对此说些什么呢？”

这种方式让斯图加特《晨报》的读者感到很滑稽可笑，同时也让新闻检查官无可奈何。不仅如此，海涅还在书的另一处让在1815年为争取独立而被欺骗的蒂罗尔人大谈当年皇帝对他们的保证后说：“这也许显得不太严肃，皇帝毕竟还要用他的脑袋来考虑很多其他事情。”这两个地方都像踩钢丝一样，恰好在能说和不能说之间的官方界限上，使作者和读者看起来都像是麻木的、愚昧的皇权的胜利。海涅在维也纳时的朋友们后来写道：

无法无天的帮凶们，
让我们的诗人像哑鱼一样，
被那个像老女厨一样的检查官，
活生生地被剥了鳞。

今天读起来，这些句子与其说是向我们展示了它的精辟，还不如说它是思想力量战胜了昏庸的证据；这种思想力量以其在严密监控下的灵活性表现出了它的勃勃生机。四年以后在巴黎，在他的一本叫做《法国风情》的文集的序言中，海涅却发出了另一种声音。他大胆地做了一件令人难以理解的事，他表现出一种矛盾，这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迫于梅特涅的干涉而沉寂下来的《奥格斯堡汇报》说：“事实上，我们能够同奥地利战斗，用我们手里的剑同它进行殊死的战斗，但是我们在内心深处感到，我们不应该用责骂去羞辱这个国家。奥地利历来是一个真诚而坦率的敌人，它从不否认它与自由主义为敌，也不打算在短期内结束与自由主义的斗争。梅特涅从来不与自由女神眉来眼去。与梅特涅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人们必须提防他，而且人们一贯提防他。他是一个稳重的人，既不用慈善的目光迷惑我们，也不会被人身辱骂所激怒。人们知道，他既不是出于爱，也不是由于什么微不足道的仇恨，而是为了保持三百年以来奥地利所具有的那种伟大的，真诚的精神传统。在这个传统下，奥地利反对改革；在这个传统下，奥地利践踏革命。……但是，皇帝弗兰茨忍着不可言状的内心痛苦，放弃了维护这一传统的最诚挚的感情，而现在为了他最疼爱的、风华正茂的孙子，

他正怀着悲痛准备抛弃这一传统。一个新的忧虑深深地折磨着这位年迈的皇帝，就是将来由谁戴德意志的皇冠——这个可怜的皇帝总是把自己当成那个倒霉的德国的真正代表！”

海涅不仅向梅特涅致意，还向这位统治者鞠躬，这里既有个人的原因，也有空间距离的因素：对于海涅来说，奥地利比德国更遥远一些。这个时期还传来一种质朴无华的、毫无顾及的和来自切身经历的不同的声音，这声音来自一个了解奥地利，并始终关注着它的人。当他谈论他的国家的时候，他还是一个不出名的人：从位于麦兰的波皮茨来的卡尔·波斯特，后来叫查尔斯·希斯费尔特。他熟悉这个国家的一切：阶级结构和政府组成，等等，因为他在滋内姆上的中学，在布拉格读的大学，在那儿的十字大主教团做的神父资格见习，最后做了七年之久的大教团主持的秘书。在布拉格时，他经常出现在极富吸引力的，约瑟夫时期的后启蒙学派的讲堂里。这些讲授也包括神学，其中一位神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天才的数学家的伯查诺教授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但是，来自传教士、作家和大学教师的对伯查诺教授的诽谤，传到了皇帝和主教团那里，这对于波斯特来说是一件重要事情。诽谤直接导致了在1819年底的卡尔斯巴特决议之后，伯查诺教授被解聘，并由此开始了长达数年的诉讼。几个从前被伯查诺教授排挤过的学生写到：“这位大学教师在他的文章被查抄之后，将由于他的异端邪说而被送到由大主教主席组成的宗教裁判所提起诉讼。当一位伯爵夫人也面临类似的问题时，皇帝说：‘请原谅，他的思想太极端了。’”很难说是什么使皇帝和他的精神刽子手们惊扰不安，是伯查诺的神学理性还是必须给数学的无限性概念一个严肃的答

案——这是一个可能的事实。

作为大主教团秘书的波斯特已经进入了波希米亚的上层圈子，这个圈子是坚决反对皇权的。当他厌倦了教士的生活，想过一种世俗生活的时候，他并不缺少经济上的靠山；在1823年的春天，他带着有分量的推荐信来到了维也纳，寻找一个职位。但是，波斯特却没有接受这个职位，人们在这年的秋天，在新奥尔良看见了他。他打碎了由他自己创造的旧世界，开始探索一个新世界，这反映在他在一家报纸上发表的一组风格各异的关于欧洲的一系列文章，海涅的《法国风情》也是在这份报纸上发表的。波斯特是这份报纸的记者、地理专栏作家和小说家。

“这些文章里表现出的思想是那些被从家乡驱逐出来的人的内心空虚和恐惧吗？或者，他是在听从来自远方的神奇的呼唤，而响应这种呼唤的感觉则来自于他整个生活经历中所养成的那种习惯？”希斯费尔特在他那本莱比锡1962年版的《船屋卷》的后记中这样问道，然后，他又给出答案：“来自心灵的永久的不安，导致他命运的最终结局。”这个评价是真实而具体的。波斯特携带的那份推荐信十分重要，正像他的最后一位译者维克多·克拉维尔说的那样，波斯特得到了他在同皇家总管骚劳伯爵的会见中所谋求的那个皇家学术委员会中的职位。骚劳是当时体制下最昏庸和最顽固不化的典型代表，他的发迹始于1794年，他以雅各宾党密谋的罪名，将几名参与起义的、但也是他的朋友的法国同僚和军官送上法场。在路德维希十四被处决后的一年，也就是反对革命军团战争的第二年，一个带有约瑟夫印记的首府公职人员的榜样就这样被树立起来，并且很有影响。30岁的波斯

特是这位帝国内政决策人——就像梅特涅是帝国外交决策人一样——的对头。这位伯爵打算给他悉心照料波斯特提供点什么东西呢？也许波斯特把一份有关他的卷宗放在了骚劳的桌子上，可他却把卷宗里的东西换成了自己写的东西？人们猜测，同骚劳的会面对于波斯特从奥地利的出逃具有决定意义。他穿越山上的崎岖小径，从西部边界进入瑞士。

1962年的文艺爱好者园地是怎样解释的呢？阿道夫·轩尼施论证说，波斯特并不是唯一的对奥地利现存国家制度表示不满的人。但是：“按照梅特涅的说法，想用暴力来阻止狂飙时代的激烈运动是无用的，这种令人厌恶的事件只有通过坚韧、适度和智慧，通过联合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化解，而且必须用整个国家的威望来监控每一个敌对势力的嘴巴。”

140年前在皮拉特先生的《奥地利观察家》中也出现过类似的话。法庭的辩护律师在结束语中说道：“这种招人恨的反抗是不能宽恕的。”而事实也是如此：伯查诺带着每年三百元的退休金离开了他的学术生涯，寄宿在一个友好的布拉格家庭里继续撰写学术著作。可是他仍然不能被宽恕：这些学术著作或者根本不能出版，或者在国外匿名出版。而他在维也纳志同道合的朋友维特里特，也是一位神学教授，1820年被革职后当了一名遥远边区的乡村牧师，他的两名学生留在了维也纳，一个是年轻的画家，一个是年轻的作家：莫里兹·冯·施威特和爱德华·冯·保恩费尔德。

1827年，波斯特逃亡四年以后，他把自己叫做精神的奥地利弗兰茨一世，但他并不是要把自己当成一个花花公子。他知道，他要为所有被封住了嘴，而又不愿离开家乡的那些人讲话。他用了长达三年的时间穿越了当时还十分荒凉

的美国西部，此时他已经是一个名为查尔斯·希斯费尔特的美国公民，并在一部两卷本的著作中客观描述了北美合众国的政治、宗教和社会情况。可以肯定，祖国像一个伤口常常灼蚀着他的心灵，因此，当完成两卷本的写作时，他曾打听出版控制的情况，他知道双头鹰的调养恢复并不是它真正的生命时光，只有在王朝衰败时作品才能在奥地利出版。1828年，这部小书以《今天的奥地利》（《Austria as it is》）的名字在伦敦和巴黎同时出版，而《来自奥地利的呻吟》是在六年以后从一个莱比锡编撰者的手中面世。骚劳伯爵的秘密警察对《今天的奥地利》进行了彻底地搜查，致使这本书成为藏书珍品。警察手里的样书是奥地利图书馆能提供的唯一的一本伦敦版书。维克多·克拉维尔在1919年把这部书译成德文出版。

希斯费尔特的书缺少那种史诗般的气势与辉煌，而只有史诗般的豪放文采才能使他成为他那个时代的德国文学巨匠；在他的书里也找不到海涅那流光曳彩般的文思，这部书是以一种游记的形式作为包装，记述从巴黎经德国到波希米亚，最后到了维也纳，完全是一部非文学的书。以一个英国旅游者身份出现的作者，在简短的前言中流露出对君主立宪制的政治要求。没人能像作者一样，对如何限制皇家贵族的权利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如果在一个有限君主制下，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管理权独立存在，那么这个制度就有能力保证政府的工作效率。”专制主义是令人厌恶的，而奥地利尤其如此：“一种像奥地利这样顽固、狡诈的专制制度，也许在别的开化国家里从来就没有存在过。”

海涅躲在巴黎这个安全的避风港里，把梅特涅当做一个